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五年

第一五三一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一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531/Rev.1).....	1
通过议程.....	1
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675);	
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682).....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三十一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华金·巴列霍·阿维莱斯先生**
(哥伦比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布隆迪、中国、哥伦比亚、芬兰、法国、尼泊尔、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西班牙、叙利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赞比亚。

临时议程(S/Agenda/1531/Rev.1)

1. 通过议程。
2. 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675)；

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682)。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罗得西亚局势问题：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675)；

一九七〇年三月六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9682)

1. **主席：**加蓬代表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十日的来信中，要求把他们国家的名字加在联名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三十八个国家的名单上，该信载于文件S/9682。

2. 我想通知安理会：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和巴基斯坦的代表请求允许他们参加这次辩论，但无表决权。这些请求分别见于文件S/9685、S/9689和S/9690。如无异议，我将邀请这些代表到安理会的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N. 哈尔比先生(阿尔及利亚)、I. 博耶先生(塞内加尔)和S.A. 卡里姆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3.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在邀请名单上的第一位代表发言之前，我要请各位代表注意文件S/9686，该文件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信件的全文。

4. 现在我邀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赞比亚外交国务部长莫托·恩卡马先生发言，并代表安全理事会对他表示十分诚挚的欢迎。

5. 恩卡马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今天下午对我的非常热情的欢迎。现在，我请你以及你的杰出的同事容许我对让我参加这次辩论的安理会表示谢意。各位代表都知道，我是遵照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的决定到这里来的。因此，虽然我非常了解我国常驻代表姆旺加大使的智慧与干练，而且也知道他得到你们的高度赞扬，但是我仍然有必要到这里来，不仅代表我国政府，而且同我的阿尔及利亚和塞内加尔的两位同事一起代表非洲统一组织的各成员国，参加这次辩论。

6. 非洲统一组织的这一决定本身就是这个组织的各成员国政府认真看待日益恶化的罗得西亚局势的一项措施，也确实表示出它们决心尽一切可能使津巴布韦人民摆脱那个暴虐的和违反宪法的政权并获得独立。

7. 也请允许我对上星期五辩论开始时未能出席安理会表示遗憾，因为我本来很想听听联合王国代表卡拉登勋爵所提出的具有雄辩特色的论点。过去我同他的个人接触现在仍给我留下非常愉快的回忆。尽管如此，但是在我到达后的二十四小时内，我已从安理会第一五三〇次会议逐字记录中熟知他的论点的重要。我也有机会研究了安理会上次会议修正了的英国的决议草案。我知道各位代表和我不一样，曾有机会听过勋爵阁下发言，因此我不想复述他这些论点来增加安理会的负担。无论如何，我认为这些论点的主题就是决议草案S/9676/Rev. 1所包含的内容，这是没有错的。这项草案要求谴责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少

数政权的非法行为，包括僭取共和国的地位；同时，英国代表想要安理会根据宪章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决定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都不得承认该非法政权或给予它任何援助，并按宪章第二条的规定采取这种行动。虽然这些论点特有的雄辩深深打动了我，虽然我对英国代表团想提出一项明确的、立即采取行动的决议草案感到欣赏，但是与此同时我又不得不对要求安理会采取这类行动的极大的局限性表示大为失望。象这样极不适当的行动，不是由别人而正是由那个管理国提出，我可以说这是特别使人不安的。

8. 安理会会记得上星期五〔第一五三〇次会议〕赞比亚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以临时代办身分的发言。现在我只能同他一样，对英国的草案所寻求的有限目标感到失望。我注意到卡拉登勋爵在行使答辩权时说过，他对赞比亚代表所说的话，有许多是能够欣然同意的，“特别是关于我们的目的出发点：务必结束该非法政权，务必使罗得西亚全体人民的利益都得到充分重视”〔同上，第62段〕。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安理会在获得英国代表团的那种乐意支持之后，现在能不能着手立即采取行动，而这种行动的目的就是“务必结束该非法政权，务必使罗得西亚全体人民的利益都得到充分重视”。

9. 现在，在这里回顾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并看看我们曾如何尽力解决这一问题，也许是有益的。在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布所谓独立的第二天，安全理事会应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及其它国家代表团的请求，召开了会议。下面是联合王国外交大臣斯图尔特先生所讲的许多重要论点的一部分：

“直到最近还是南罗得西亚政府成员的一些人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南罗得西亚已脱离英国而独立。英国政府认为这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因为只有英国议会才具有给予南罗得西亚独立的权利和权限。他们之所以把这一非法行为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希望并打算建立某种形式的政府，这种政府将保证把支配南罗得西亚未来的权力仍然保持在只占人口二十分之一的白人少数的手中。”〔第一二五七次会议，第13段。〕

这位外交大臣随后说：

“既然这一非法的宣布已经作出，南罗得西亚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联合王国政府。然而，这个政府在南罗得西亚没有具体存在，所以在南罗得西亚现在不存在法治。清楚和明白无误的是，在南罗得西亚重建法治是英国政府的责任，以便时机一到，这个国家不仅得以享有独立之名，而且它的全体人民得以享有充分自由之实。”〔同上，第19段。〕

10. 代表们非常熟悉这篇重要演说的其余部分。关于问题的处理方法，安理会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通过了第216(1965)号决议，这项决议的实质同联合王国在罗得西亚连续四年施行弱肉强食的原则之后现在提出来的要求大致相同。当然，当安理会在同年十一月二十日通过了第217(1965)号决议时，就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应该记住，在这项决议第4段中，安全理事会

“促请联合王国政府弭平种族主义少数人之叛乱；”

并在第7、第8和第9段中安全理事会

“7. 促请联合王国政府，一九六一年宪法既已停止实施，立即采取措施以使南罗得西亚人民得依大会第1514(XV)号决议之目标自行决定其前途；

“8. 促请所有各国勿作协助及鼓励非法政权之任何行动，尤勿供给武器、装备及军事器材，并竭力断绝与南罗得西亚之一切经济关系，包括石油和石油产品之禁运；

“9. 促请联合王国政府火速竭力实施其所宣布以及上述第8段内所述之一切措施。”

11. 安理会各位代表都知道，尽管联合王国政府承担了宪章规定的责任以及它对罗得西亚应负的特别责任，但在贯彻我所引述的第4段的规定方面，它即使做过一些什么，也是做得很少的。就第7段而言，英国政府不是同津巴布韦人民的代表——直到现在，他们还不为英国政府所承认——而是同那些恰好是在安理会上受到英国政府谴责的反叛分子进行了一系列毫无结果的谈判。也许可以这样争辩说，根据“在实

行多数人统治前不独立”，英国政府同反叛分子的谈判并没有超出第7段规定的原则范围。可是公开的秘密是，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失败后，伦敦各界人士的谈论再也不是“在实行多数人统治前不独立”，而可说是“恢复合法性”了。事实上已经十分清楚，如果伊恩·史密斯和他那伙反叛分子不是那么傲慢和贪权的话，他们本来会很容易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的，即只须接受英国的建议，解散他们的非法议会，通过一次非洲土著居民不得参加的选举来恢复原来的议会就行了。一九六一年的宪法本身是能够获得同样结果的。因为如果伊恩·史密斯及其集团同意了“恢复合法性”的话，难道能够想象那个一直在小心谨慎地处理这次叛逆的联合王国政府还会替被压迫的群众做出任何好事吗？联合王国政府过去也没有象第9段所要求的那样强有力地实行所有它所宣布的和在上述第8段提到的那些措施。

12. 我们近四年来的经验表明，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大会所作的努力遇到的最大障碍，主要来自葡萄牙和南非，这两个国家都同联合王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葡萄牙是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南非同联合王国有很重要的贸易关系和其它关系。据我们所知，这些关系并没有因那两个国家公开支持罗得西亚反叛分子而受到任何影响。英国代表团在排除使用武力或反对制裁南非和葡属殖民地莫桑比克时曾一再辩解，好象联合王国同葡萄牙和南非的关系只对联合王国有利的。我们拒绝接受这些论点。

13. 安全理事会对联合王国的这种态度感到失望，并对反叛分子正在获得葡萄牙和南非的合作感到关切，于是再度召开会议，并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通过第221(1966)号决议。安理会呼吁葡萄牙政府同它合作，要求所有国家对被认为是载运石油经过贝伊拉港开往南罗得西亚的任何船只改变航向。第5段则促请英国“对于有理由认为系装载石油运给南罗得西亚之船只于必要时用武力阻止其驶抵贝伊拉港……”。这使我们想起“乔安娜五世”号油船事件。那次事件后，混乱似乎已经平息，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包括英国政府在内谁都知道，罗得西亚通过南非就获得了它所需的全部石油。

14. 安理会对这个问题回避了整整一年后，在一

九六六年十二月作了一次坚决的努力，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采取更严厉的步骤。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了第 232(1966)号决议。要求联合国的会员国立即停止进口罗得西亚的几种主要产品，而且不容许促进这些商品自罗得西亚出口的任何活动。这项规定扩大到船运和空运罗得西亚的产品，也包括向罗得西亚出售或船运武器、军用飞机和军用车辆等。飞机和汽车工业要受到同样的打击。

15. 同等重要的是第 3 段中促请各会员国注意，如任何一国不实施或拒绝实施这项决议，将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的破坏。促请所有国家不要对这个非法的种族主义者少数政权给予财政的或任何经济的援助。

16. 应该记得，由于反叛分子随后拒绝接受英国首相相同叛逆头目在英舰“老虎号”上议定的条款，这些新的努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因此，尊敬的乔治·布朗代表其政府把这个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上来时曾说：

“这份〔老虎号〕文件构成了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要是当时它为史密斯先生及其同僚所接受，那么，我今天就会在这里报告一项能向世界良心提出的解决办法了。不幸，它竟在十二月五日星期一遭到了史密斯政权的拒绝。

“……罗得西亚阵线政权断然表明，他们不但要坚持叛乱，而且坚持对抗世界的文明舆论。我国政府认为，叛乱的继续，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一个比过去更大的挑战。在这些情况下，加强和巩固国际行动，采取我们所能用的最好的和最有效的方法去击败这种挑战，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了。

“……

“罗得西亚阵线非法宣告的行动，是依靠暴力镇压手段来支持的；现在它又拒绝了这种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这就接着带来了非常深远的后果。它严重危害着整个中非和南非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非洲以外的一些国家之间也由于这问题引起关系的紧张。

“在这里我们遇到一小撮不顾后果的人，他们的行动引起了一种极为危险的局势，而且正在起着延长这种危险局势的作用。这种局势使整个南部非洲充满着巨大的、不断加剧的种族间斗争和流血的危险，这种危险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竭力加以防止的。因此，我国政府认为，安理会不能允许局势进一步恶化。我国政府认为：由史密斯政权发动的……行动，引起复杂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但影响到罗得西亚紧邻的稳定和进步，也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第一三三一次会议，第 20-24 段。〕

17. 在这种局势下，安全理事会象我刚才说过的那样根据宪章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一条开始采取某些措施，然而，不幸，好象是由于蓄意的策划，安理会未能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它所能采取的那些措施，而这些措施对一个其严重性已为管理国代表在安理会上如此出色地描述过的局势是合适的。所谓有选择的强制性制裁方案是必然要失败的，因为那时来着手制订已是为时太晚，而且必定会为英国的某些最亲密的盟国所破坏。

18. 所以，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不得不再谈这同一个问题，这是不足为奇的；安理会并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通过了第 253(1968)号决议，其目的主要是根据宪章第七章，把罗得西亚的商品加以冻结。同一决议还适用于在罗得西亚投资的问题，也适用于限制罗得西亚人在该殖民地以外活动；同时为协助该项决议的实施，安全理事会建立了一个委员会，通常称之为制裁委员会。

19. 象先前各项决议的情况一样，第 253(1968)号决议涉及的范围也是有局限性的。令人失望的是，人们又一次注意到，在那些反对采取严厉措施搞垮非法政权的人中，竟有管理国的代表。这使我们不得不从英国代表一九六六年极其强硬的发言转而谈到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一四二八次会议〕卡拉登勋爵的辩解。现引述如下：

“没有期望或要求任何人放弃其众所周知的民族立场。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对决议中的某些条款有保留意见。但是我们力求要做的以及我

们已经做到的是谋求共同的基础。这就是我们的成就。

“在我们方面，我们一开始就对使用武力和我们采用和平方式谋求公正解决的目标明确地重申了联合王国的基本立场，而且我们也重申了我们为什么不打算与南非进行经济对抗的理由。

“……正如我经常说的那样，这不是骑兵的工作，而是坑道工兵的工作。我们不能期望获得迅速而惊人的胜利。”

20. 我不想给人们这样的印象，即把这次辩论视为联合王国政府同我国政府或非洲统一组织各成员国政府之间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或立场上的冲突。另一方面，我除了就管理国的立场陈述我的情况和理由外，别无他法。正是因为英国对罗得西亚负有首要的责任，我才冒昧地广泛引用了英国代表的讲话。安理会的各位代表会同意我的说法：每当有人要求安理会对南罗得西亚这个反叛的殖民地采取坚决措施时，英国代表团就总是不遗余力地阻挠采取这些措施。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阿尔及利亚、尼泊尔、巴基斯坦、塞内加尔和赞比亚所提出的决议草案[S/9270/Rev.1]，没有得到安全理事会多数理事国的支持。在那一次，英国代表极力主张安理会对这个问题的审议限于只发表一些宣言，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知道过去已搞过多次的只对这个非法政权表示谴责；就是只对公民投票权局限于为少数人所享有表示遗憾，好象这样就会改变局势似的；最后，就是只谴责一下制订一部新宪法的建议。显然，对英国政府来说，这个非法政权的继续存在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但是，当然，当这位英国代表不时劝告安理会说“我们的进展必须放慢”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就象现在向我们提出来的要求采取迅速行动的建议一样，都是具有姑息性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21. 按照我的使命在这里表达非洲统一组织各成员国的希望和情感之前，我有必要谈谈所有这些细节。我说“有必要”，是因为在过去曾有人指责我们是一些相信靠了激烈的演说或粗野的姿态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人。然而，尽管过去表现过克制和伪善——或者，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仍面临着一

个更为复杂和更为危险的局势和一个比在一九六五年更肆无忌惮的暴虐政权。我们已同意让别人说服我们，如果还不是相信的话，至少也得承认被人们大肆宣扬的制裁政策的效能。其结果是增强了反叛分子的权利。这项政策的失败已为许多有资格的罗得西亚局势的观察家所揭露了。例如，任何一个读过载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安全理事会文件[S/9252/Add. 1]中的贸易统计的人，如果他是信任联合国做出的评价的话，无疑地会因为联合国迄今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反对那些“破坏制裁的人”而感到惊异。

22. 伊恩·史密斯在其所谓的新年文告中提出了确凿的证据，证明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在不断增长。我现在从一九七〇年一月号的《罗得西亚评论》——令人遗憾的是，它是在美国仍有销路的出版物——引述他的话，史密斯说：“我们的问题是要在我们预见的发展高潮中控制和保持平衡”。他因出现了明显的贸易平衡而夸耀。尽管一九六八年罗得西亚出现过赤字，但在一九六九年往来帐户的收支中却有盈余。一九六九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至少百分之十三，达四亿四千万英镑以上。制造业产量在一九六九年获得了巨大的增长，而矿产也获得“甚至更加显著的成果”，史密斯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人以前认为，这只不过是反叛头目的一种政治的或宣传的讲话，罗得西亚工业协会主席欧文斯先生最近的一次谈话应该消除这种误解。他估计一九七〇年工业生产将上升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五；“这个数字是根据新的行将投产工业项目的数目、资本投资水平、已批准的工业建筑计划的总值和零售额的水平。……去年头九个月零售额的价值与一九六八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十三”。欧文斯先生的看法是：“总之，我认为，所有各个经济部门的主要指标显示出，我们在工业上有理由对一九七〇年的前景抱乐观态度，而且，当然，有理由对工业本身的前景抱有信心。”

23. 派我来参加这次辩论的我的所有同事有理由得出结论：安理会过去四年来所实行的所谓制裁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圈套。难道现在安理会还不该重新审查它的反对罗得西亚的所谓刺激性的措施，以便采取一些可能在这个国家产生所企望的结果的措施吗？非洲统一组织各成员国的代表指示我同我的阿尔及利亚

和塞内加尔的同事们应同联合国非洲小组合作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有几个具体要求向安理会提出。在我列举这些要求之前，我要强调指出：他们提出这些要求是希望并相信在罗得西亚看到安全理事会全体理事国公开宣告的东西，即消除这个非法政权、恢复法律和秩序、在成年人普选权基础上并在有了一部保证所有人，不管肤色、种族和信仰，都享有自由的民主宪法之后给予该领土独立。

24. 那么，非洲统一组织要向安理会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呢？简单地说，要求如下：在罗得西亚存在的非法政权，不管它打着什么旗号，都要受到谴责，而且，不应给予承认，因为它是非法的和民主的。在实行这项措施时，所有国家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证在它们的领土上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机构代表这个非法的少数人政权进行活动。安理会应作出决定：按照宪章第七章所有国家立即同这个非法的种族主义者少数政权断绝全部领事、经济、军事或任何其他方面的关系。这应包括铁路、海上和空中运输以及邮政、电报、无线电和其他通讯手段。这些措施也应该由那些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组织加以执行。

25.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重申它关于给予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以道义和物质的援助，使它们能获得自由和独立的决定。

26. 我们坚信，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负有特殊的义务，保证消除由于在津巴布韦存在这个非法政权而造成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但是这无论如何也无损于我们的坚定信念：联合王国政府对南罗得西亚领土负有主要的责任，以至该政府应运用它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使用武力，结束叛逆，然后，着手制定一项迅速给予津巴布韦人民独立的周详的计划。

27. 我们确信，无论安理会可能试图做什么，只有在使得比勒陀利亚政府和里斯本政府遵守安理会的各项决定的情况下才能成功。的确，我们经过考虑后的意见认为，这两个政府一向藐视安全理事会采取的旨在解决南罗得西亚危机的那些甚至是折衷的措施。因此，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采取宪章第七章范围内的那些适当的措施，使本组织的这两个会员国同我们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

28. 我知道，如果安理会想要避免受到全人类的谴责的话，以它的智慧无疑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务必使它的所有决定不仅受到尊重，而且达到执行这些决定所应产生的结果。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我们正在对付一个从它成立开始就一直受到谴责的政权，一个靠刺刀的力量生存下来的政权。它已囚禁、拘留和限制了几十万居民，他们的唯一过错，如果是过错的话，只是渴望获得自由和积极参与他们国家的事务；它已显示出不仅对津巴布韦土著居民残酷无情；它象任何一个专制政权一样，对于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白人新闻记者也同样残酷无情。为了压制新闻自由，它已撵走不少于五十位新闻记者。它每年都要拒绝不少于四百名申请进入罗得西亚的人。在大肆进行诽谤的运动中，传教士也不能幸免。总而言之，它是一个对一切反对它的人丝毫不能容忍的政权。

29. 当我们审议津巴布韦的局势时，传来了一些有关从一月份起发生的一次起义的可靠报道，这难道值得惊奇吗？我仅说“从一月份起”，是因为虽然从一九六五年以来，就一直有反抗这个叛逆政权的暴力行动，但最近这一次却更具有战斗性和全国规模。这个国家的人民现在已经拿起武器反抗这些反叛分子了。

30. 然而，现在有些政府已经开始实行我在发言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对此我应表示感谢。许多继续同罗得西亚有外交或领事关系的国家终于决定关闭它们驻索尔兹伯里的代表机构，我们对此特别高兴。我们希望的就是在这个国家仍设有代表机构的少数国家也将尽快把它们关闭。

31. 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一定已听到史密斯的警告，由于赞比亚继续支持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各项决定，他要到对赞比亚采取惩罚性的和先发制人的行动。我们认真对待这种威胁。我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我国政府认为，罗得西亚叛逆的少数人政权对赞比亚发动任何军事进攻，联合王国政府都要负完全的责任，不论这种进攻是单独地进行或伙同目前驻扎在罗得西亚基地的南非军队发动的。英国仍然坚持说罗得西亚是英国殖民地，因此它就必须对反叛分子在他们领土之外所干的非法行为负有完全责任。

32. 人们将会想起热衷于在南部非洲制造流血

和仇恨的人已对坦桑尼亚、几内亚、塞内加尔和刚果(金沙萨)这些姐妹共和国,尤其对我国,发动野蛮的军事袭击。安理会已经强烈谴责了这些侵略行为。

33. 对在座各位代表,我想引述罗得西亚马塔贝莱兰英国圣公会主教肯尼思·斯克尔顿的话来结束我的发言,这样做也许是恰当的。这位主教于一九七〇年三月四日曾对罗得西亚教会理事会说:

“我认为在罗得西亚教会和国家之间,在原则上和实践上,从根本上来说是完全不一致的。双方都到了不能退让的地步。只有教会方面作出让步,政府方面实行放宽,真正的冲突才可能获得暂时的缓和。任何一个基督教教会理事会明确的责任就是要一起磋商,看教会如何应付这种局势和对这种局势作出何种反应。如果我国的统治者执行一项同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有抵触的政策,那么我们除反抗外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是捏紧双手表示痛心,说我们只能接受它而且要设法同它共处,这是不行的。正义比法律和秩序更为重要。”我重读一下这句话:正义比法律和秩序更为重要。“而且有时会是互不相容的。难道你打算驯服地、被动地接受一部基于恐怖的宪法和一项基于种族隔离的土地法令,从而否定基督吗?难道你打算接受这种蓄意抹煞基督教真理、从而否定基督的企图吗?”

34. 我向安理会提出的是一个同叛逆政权有关的简单问题。用斯克尔顿主教的话来说就是:只捏紧双手表示痛心,说你只能接受它而且要设法同它共处,这样就行了吗?

35. 主席先生,谢谢你给我发言的机会。我可否保留在任何恰当的时候再次发言的权利?

36. 尼科尔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本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表示祝贺。你通过老练而成功地进行协商的办法,使这次会议和上周的那次会议得以举行。这证明了你作为主席的卓越才能。我们祝愿你在这个预料是繁忙的月份中担任这个职务的期间获得成功。我们保证对你的艰巨工作给予合作。我们祝贺布隆迪的特伦斯大使和中国的刘大使分别在一月份和二月份成功地执行了主席的职务。

37. 赞比亚代表在上星期五〔第一五三〇次会议〕代表我们要求休会时曾指出,联合王国现在的决议草案未能充分表达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非洲同事对这个问题的感情。也许首先我应该说,我们对英国在安理会提出的这项决议草案〔S/9676/Rev.1〕没有争论,然而我觉得,如果我们就照这样接受它,我们就不是按以前在安理会辩论过的那些决议的精神行事了。

38. 反叛分子的首领伊恩·史密斯宣布成立共和国,是对英国的某些有关人士或国际社会的动摇分子提出引诱,为承认这个非法政权伸出的试探触角。目前英国的决议草案也许可以阻止它,但不能改善这种我们认为是已经恶化到如此地步的局面:除非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否则看来都是一种宽恕罢了。

39. 不承认这个共和国的问题,是一个我们必须坚决而迅速处理的问题。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第217(1965)号决议促请所有国家不要承认罗得西亚,也不要同它有任何外交关系。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美国、意大利、挪威、法国,据今晨的新闻报道,还有荷兰都已从南罗得西亚撤回它们的领事馆,因此仍承认它是英国的属地。几周之前,尼克松总统曾说,不存在美国宽恕或默认白人统治政权所实行的种族政策的问题。他在这次已履行了他的保证。我们希望此举开创了美国对非洲种族主义的暴虐统治采取积极行动和坚决反对的新时代。

40. 我国代表团承认,尽管安全理事会第253(1968)号决议所提出的那些制裁产生了有限的效力,但它们仍未能推翻索尔兹伯里政权。我们承认,象赞比亚、博茨瓦纳和英国等许多国家在这个问题的这个具体方面所作出的牺牲。可是南非和葡萄牙的纵容破坏了制裁的效力。今年还要开会的安理会制裁委员会在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二日的第二个报告中谈到它们的作为时说:

“根据它所掌握的全部事实……南非和葡萄牙……继续同该非法政权保持密切的经济、贸易和其他关系,继续允许南罗得西亚通过南非和殖民地莫桑比克的领土、港口和运输设施自由运出货物。”〔S/9252,第45段。〕

41. 既然这两个国家已公开地和明目张胆地拒

绝服从安理会的愿望，看来，为了终止它们对安理会决议公然的蔑视，除了也对它们强行制裁，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外，别无他法。我们根据宪章第七章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强烈要求这一点，因为有许多次——在安理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 217 (1965) 号决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 232 (1966) 号决议和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第 253 (1968) 号决议中——安理会都曾认为，南罗得西亚局势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42. 对于使用武力使南部非洲发生变化这一问题的犹豫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许多国家要求联合王国这样做以结束罗得西亚的叛逆，并不是因为我们方面嗜血成性，而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对局势的更加现实而客观的估计使人们不能作出别的选择。即使是对它采取强有力行动的意图，或为此作准备，也会迅速使那些反叛分子更顺从一些。

43. 非洲各国在这问题上不会使用双重标准，这表现在无论这些国家个别的感情怎样，它们默认了使用军事方法结束在尼日利亚内部的脱离联邦活动，而英国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提供武器给了合法的帮助。如果联合王国迅速采取行动，将是用司法的力量制止和纠正这样的一种局势，即当时对方已使用了武力，并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大肆执行残酷的死刑，而伊恩·史密斯和他的同伙在一九六五年还犯了叛国罪。就我们所知，没有一个英国法官因为一个罪犯恰巧是英国人，和他是同种同族，就踌躇不决，而不予判刑定罪。因此，我们看不出亲属关系的问题怎样能阻止司法程序，或减轻应负的明显责任。仅占大不列颠总人口百分之零点五的一小撮在南罗得西亚的英国人，已使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不得不付出道义上的代价，并使它经历了十年的混乱和可悲的委曲求全。英国从罗得西亚得到的经济利益，比从黑非洲国家得来的要少，这些黑非洲国家并未宣称有血统关系，却自愿地留在英镑区和英联邦的范围内。

44. 我们要强烈敦促英国从新考虑它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这特别因为，它同许多其他国家的步调是如此明显地不一致。

45. 军事上的考虑并不能阻止一个百多年来从未被征服过的国家去惩治很少的少数人，他们的人数

还不及伦敦郊区的人口多，却拒绝遵守共同的准则和国际民主行为的法则。

46.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曾多次表明：美国南部地区情绪激昂的白人，能够按照他们的政府的命令使用武力制止其他男女白人妨碍黑人享受自己的权利。英国军队并不缺少同样的风纪，并且由于他们在保护被压迫的集团方面有更长的历史，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更悠久的传统。由一个有控制的军队来处理一种爆发性的局势，比听任这一局势发展为暴动或游击战争要更好些，因为这样最终将造成更多的流血和更大的分裂。奥尔波特勋爵是一位具有强烈保守观点的英国政治家，曾同罗得西亚的事务发生关系几乎有二十年之久，曾在那个倒霉的联邦任高级专员数年。据说，他曾预言，非洲人也许可能实现他们在那里的合法的期望，但这只能是诉诸武力的结果。如果这样做，那么在种族间产生的有害的后遗症将会长期存在，而且是不幸的。如果英国和联合国都强有力地迅速行动的话，这种情况还是可以避免的。

47. 据说，非法政权的头子伊恩·史密斯曾轻蔑地把非洲人说成是“六十年前披着兽皮到处走动的野人”，并且还说他们现在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他从未否认或收回这种说法。他这样重提祖先的问题，这是不幸的，因为赞扬人们取得迅速进展比强调他们出身的微贱要更文明些。由于世界舆论也许开始认为南罗得西亚的白人是唯一适宜于统治这个国家的集团，我国代表团想就这个问题谈两点意见。

48. 不到一个世纪之前，许多今天的南罗得西亚白人的祖先曾经是欧洲和别的地方的半文盲农民、半裸体的煤矿工人和工业革命的半开化的产物。我们毫无讥讽之意地祝贺他们的后裔现在处于非洲的富饶大地上的优裕地位。其中有些人曾为此而辛勤劳动过。可是，要注意的是：他们并不是如他们自己所想象的或自己描述的那样，被普遍地承认是文明的捍卫者。我们向住在这个国家里具有突出的自由的、有教养的观点的那部分白人表示敬意。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位一向住在南罗得西亚的当代杰出的英国白人观察家曾经把绝大多数的白人居民描写成为受历史的奴役的、受传统的态度束缚的，和为一种最强烈的人类之光，即大量和稳定的收入之明光，弄得眼花缭乱的人。

托马斯·克赖顿教授还进一步把南罗得西亚描绘成一个和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治的和道义的结果完全隔绝的地方，尽管这两次战争曾刺激了罗得西亚的经济。半世纪以来，罗得西亚竭力避免和欧洲各国的自由和进步思想接触。他继续说：

“一个由二十世纪的种种物质装璜的门面，隐藏着古老的观念和信仰。按照你的观点，可以把这些观念和信仰看成是馥郁芬芳、美丽如画，或者看成是狭隘而自满得可怜。这将有助于说明缺乏教养和愚昧不灵是如何地会在罗得西亚被崇奉为神圣的民族思想感情的。”

接着他又说：

“我们在罗得西亚已游泳到社会进化主流的死水潭中，在那里，一小群鱼一直在孤立状态中生长着。”①

49. 我想谈的第二点意见是关于南罗得西亚的非洲人的问题。根据我个人对那个国家的了解，我认为黑人和白人完全可能和谐和平等地一起生活，并且在大学和某些教堂的环境中为崇高的理想和有价值的目标而工作。我也曾看到，津巴布韦的黑人男女公民中，许多个别人物，在比罗得西亚拥有更多的人口和财富的北方其他国家中，是会成为杰出的内阁部长、大使和领导人，胜任愉快地执行职务的。

50. 我国代表团的观点，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一九七〇年三月九日第七二六次会议所通过的一致意见中，已充分表达出来了，它说：

“1. 特别委员会强烈谴责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少数政权僭取共和国地位和其它非法行为。特别委员会毫无疑问地认为这些行为是非法的，并对该政权现在窃取特别广泛和专断的权力以加强种族主义者少数对非洲人多数压迫表示严重不安。

“2. 特别委员会注意到新近事态的发展已导致南部非洲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从而构成了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威胁，因而促请管理国联合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结束这个政权，并恢复津巴布韦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特别委员会还促请所有国家完全按照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进行合作，共同结束在南罗得西亚的反叛。此外，特别委员会关切最近事态的发展，因而要求所有国家不要承认这个非法的政权或同它保持外交或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要采取任何帮助或鼓励这个政权的行动。

“3. 鉴于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而且安全理事会早已断定，这种恶化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特别委员会认为安全理事会应紧急考虑采取符合宪章的进一步的适当措施，以结束反叛和确保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得以充分付诸实施。”〔见 S/9686。〕

51.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只有所有有关国家的坚决、迅速而又强有力的行动，才能给南部非洲造成条件，以便能在牢固的基础上建立和平、民主和稳定。

52. 主席：我以我个人的名义，感谢塞拉利昂代表为我协调了这两次会议而对我表示的欢迎和祝贺。我也要感谢他所说的在三月余下的日子里与我合作。请允许我对他说：假如我得到了任何成功，那都是由于有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的合作。

53. 名单中下一位发言的人是阿尔及利亚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54. 哈尔比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三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重要职务表示热烈的祝贺，并感谢你和安全会全体代表极为好意地让我们参加你们就南罗得西亚这个重要问题进行的讨论。

55. 我国代表特别感谢你们，因为我们象其他参加过这场辩论的各非洲国家代表团一样，认为有必要详细审议罗得西亚的问题。

56. 此外，在陈述我国代表团的初步意见之前，我还要对在以前担任主席的布隆迪特伦斯大使有启发性的和明智的活动表示祝贺。

① T. R. M. 克赖顿：《伙伴关系的解剖》(伦敦，费伯和费伯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 31 页。

57. 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成立所号称的共和国一事本身并不重要。它是史密斯先生的政策的合乎逻辑发展的结果,是为了加强种族隔离的一个补充阶段。

58. 因此,不能把宣告成立的消息作为一件意外的事,用它来表明管理国有理由蓄意匆忙行事,但是忙的并不是采取有效的行动,而只是忙于在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各种机构过去通过的本来已经够多的谴责之外再增加一次谴责罢了。这种谴责,即使一切都说了做了,也只能造成错觉,毫无实效。列举这些象一串念珠似的谴责,也许可使管理国和联合国双方都感到一种道义上的满足,但是这却只起到拖延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中的作用。

59. 很明显,这种态度不会对津巴布韦人民的命运有丝毫改变,而管理国方面把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的迫切性只同单方面宣告成立所号称的共和国的事件联系起来,是不明智的。在这件事中,迫切的是要采用一些办法,以便有可能在那个国家里结束种族隔离的扩张与强化,结束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这个国家就其独具的显著特性及其文明来说,从来就是一个非洲人的国家。

60.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的迫切性反映在文件 S/9682 中;在这个文件中各非洲国家促请安全理事会根据它的责任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保障津巴布韦人民不可剥夺的独立和自决的权利。

61. 如果说,现在问我们自己英国的倡议的用意何在是毫无用处的话,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却不能不对试图把这个问题与它的真正的内容割裂开来,只处理它的不关紧要的方面的做法表示关切。企图用这种办法强调细微末节而损害全貌,其实就等于规避责任。这才真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62. 我们不怕重复,要再次申明:联合王国对四百万非洲人的命运和前途负有首要的责任,是它的消极态度才使得推行种族隔离成为可能。英国拒绝承担自己的责任,即是说,它拒绝承认津巴布韦人民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进展,这已导致了会逐渐席卷整个南部非洲的爆炸局势。

63. 今天我们几乎不能期待联合王国会使用为

津巴布韦人民行使自决权创造民主条件的唯一手段——我指的是使用武力。

64.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代表最近在阿尔及尔发表的一项声明中说:

“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从来没有期待或希望英国在一九六五年白人少数单方面宣布独立后会诉诸武力来推翻史密斯政权。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党懂得,煽动这些反动政治态度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统治集团,这个集团的经济利益只有依靠把一个法西斯殖民主义的政权强加在罗得西亚才能得到保护。”

65. 这项声明清楚地表明,按照帝国主义的战略,罗得西亚不但在罗得西亚,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南非起着保护非洲人以外的人的利益的堡垒作用;并且表明,这同一阴谋尤其是为了阻挡非洲合法愿望的潮流而策划的。

66. 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该是非洲严肃地问问自己有关某些国家的所作所为的时候了,这些国家在同非洲称兄道弟、侈谈友谊的同时,却又继续武装和加强非洲的敌人。

67. 罗得西亚的局势已经到了没有转圜余地的地步。这样下去,任何把诉诸武力排除在外的解决办法,看来再也行不通了。安全理事会认识到罗得西亚的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宣布了某些旨在推翻史密斯政权的措施。但是,经验证明,这些措施既无用,又可笑,一旦接触到现实,所期待的结果就马上烟消云散。史密斯先生的政权不但趾高气扬,而且气焰越来越嚣张。种族主义的新闻报刊不掩饰它们因制裁失败而感到满意。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对整个罗得西亚问题来一次重新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来找出制裁政策失败的原因,另外,要采取由于罗得西亚局势的危险发展而需要的新的措施。

68. 如果说制裁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令人极为失望,甚至与原先谋求的效果相反,这是因为南罗得西亚从它的同盟者南非和葡萄牙经由莫桑比克提供的供应来源和市场销路得到大量的好处。除非把制裁扩大到罗得西亚的同盟者,除非我们堵塞一切通往罗得西亚以及通往南非和葡萄牙的门路,否则,在不久的将来不可能看到这个种族主义政权倒台。

69. 安全理事会也已经预见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但它受到同南非和葡萄牙有着大量经济联系的国家反对。我们认为，对局势的这种估计应使安全理事会用更明确的语言来谈这个问题。

70. 在审理罗得西亚问题时，安全理事会认为这个问题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正是出于这种精神，它制定了一整套旨在搞垮史密斯政权的措施，然而经验表明这些措施只产生了微不足道的效果。

71. 今天，一些非洲国家来到有威望的安理会，要求它采取可能保证这个大陆的安全与稳定的行动。

72. 在世界某些地区，侵略获得暂时的成功，并没有受到任何国际制裁，这很可能鼓励帝国主义和反动的种族主义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反对非洲国家，主要是反对被占领的罗得西亚的各邻国。这是可能的，也会这样干的。挑衅的手法已经有了改进。不能排除南非和罗得西亚的种族主义者会诬告发生了边境事件，从而会导致他们的武装匪徒闪电式地侵入象赞比亚这样的国家，然后他们就指责这个国家让解放部队驻扎在其领土上。这种情况迫切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为了阻止这迫在眉睫的危险而必需的措施。

73. 鉴于对罗得西亚局势仍然负有主要责任的管理国的消极态度，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按照宪章和大会的各项决议采取更广泛、更有力的措施。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应毫不软弱、毫不迟疑并运用它的权威的全部力量实现这些措施。管理国方面则有义务看看自己给四百万非洲人造成了多大的损害，采取积极的立场，不要再有丝毫等着瞧的态度。

74. 在安全理事会由于某些大国有计划地敌视各国人民的自由事业而老是没有行动之前，使宪章的原则变成国际现实的唯一力量是人民自己。津巴布韦人民已经投身于这项鼓舞人心的事业中了。

75. 殖民主义给我们惨痛的教训是：凡是不拿起武器进行战斗的人民，只配受凌辱和鄙视。津巴布韦人民同各国人民一样，将会懂得如何用使自身获得解放的暴力来反对压迫他们的暴力。他们已饱经搜屋、集中营和所谓图谋逃跑的罪名，但是，他们终将在人民的意志中找到无穷无尽的力量，为捍卫一项正义的事业，人民的意志提供了如此丰富的可能性。他们的抵

抗会在赢得自由和尊严的战场上壮大和成长起来，并将使他们享受一个真正的民族的生活。

76. 至于我们，相信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承认津巴布韦人民斗争的合法性并保证为这一斗争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就是在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行事。

77. 今天，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要克服在承担责任上所一直遇到的困难。这样才会恢复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国际和平工具的宪章的意义。高谈阔论的时候过去了，行动的时候已经到来。我们敦请安理会现在立即行动。

78. **主席：**我个人想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所说的祝贺的话。

79. **贝拉尔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想在那些曾说过高兴地看到你担任三月份安理会主席而向你祝贺的同事们之后加上我的祝贺。我和同事们都感到十分荣幸，因为一位曾担任公共教育司司长、财政部长、发展部长的人，被他的国家任命为出席安全理事会的代表。我们毫不怀疑，你将能胜任交托给你的职责。我们在你的领导下工作的高兴。

80. 关于我们当前的这个议程项目，我将同往常一样简短地谈一谈。我只想用几句话谈谈什么是我国政府的立场。

81. 促成安全理事会这次开会的决定，是多年来就一直在进行着的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个过程也许是从一九六二年选举之后，至迟也是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单方面宣告独立之后就开始了。正如在不到八个月之前其罪恶正是在这个会议厅受到谴责的那次公民投票所预示的那样，这个决定加强了移民者对管理国即联合王国的权力的反抗。而且，声称要实行的那部宪法是要建立一个种族歧视的政权。他们自己承认，这个政权的炮制者的意图，是要在罗得西亚把种族歧视政权建立在永久的基础上。

82. 反叛的首领似乎为了使人们对激励他们的哲学没有丝毫怀疑，他们进而毫不迟疑地在宣告独立的同时发表许多使罗得西亚多数居民感到震惊和接受不了的公开声明。

83. 几个月前，他们在同样不能容许的情况下，

把这个国家的可耕地分成了所谓相等的两部分，第一部分保留给几万名移民者，第二部分指定分给四百多万土著居民。

84. 联合王国在那个所谓的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就通知了安全理事会，并立即提出一个决议草案，表明它决心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并就一种我们大家都会深思其后果的局势确保国际的支持。这个草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85. 三十八个非洲国家方面则同样要求安理会举行会议，它们从而表明三月二日的宣告独立无疑是对整个联合国的权威的挑战。而非洲人把索尔兹伯里四年来的行为看作是对他们的尊严的直接冒犯。

86. 虽然法国怀疑制裁能否挽救这个局势，但是它还在认真地执行安理会所决定的措施，并且积极参加了制裁委员会的工作，直到最近这个委员会中止工作为止。就在今天，我国政府授权——我欢迎这项授权——我通知安全理事会，法国决定关闭法国驻索尔兹伯里的总领事馆。事实上，那里已经没有总领事好几年了。

87. 再者，鉴于索尔兹伯里的领导人的行径已激起了一致的义愤，我国代表团将在这里同大家一起作出努力，谴责在罗得西亚宣布成立的所谓共和国，阻止对它的任何承认并为恢复在这个反叛的殖民地的合法权力作出贡献。

88. 然而，很明显，我国代表团不可能支持一项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或者可能危及我们的讨论效果的文件。我国代表团将本着这种精神对提交给我们的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

89. **主席：**我要对法国代表非常友好的谈话表示感谢。

90.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我希望不要不适当延长这次会议，但是我想在我们今天的会议休会前讲几句话。

91. 我要重提在上次我就这个问题发言结束时说过的话，我坚信“没有任何安理会的代表不同意这一点：应该向全世界发出呼吁，要求任何国家不得承

认该非法政权和非法的共和国。”〔第一五三〇次会议，第65段。〕

92. 在重提上次会议说过的这番话时，如果我可以的话，我想满怀敬意地对法国大使今天下午对我们所作的发言表示感谢。象往常一样，他不但在辩才方面，而且在清晰和说服力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感谢他发言的态度，也感谢他今天向我们所说的内容。

93. 自从我们上次开会以来所发生的事态证明了我在上次会议上所作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和安理会的代表们的讨论表明了当时我说我们对上述信念是完全一致的说法是对的。今天在这里的每位发言的人都确认，应该拒绝承认那个非法政权。我想对那些为实现我相信是我们大家都完全同意的信念现已采取了积极和有决定意义的行动的各国政府，表示我国政府的谢意。它们在这个时候的行动有极大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这是在承认问题和代表权问题上的实际行动，这一行动是我们现在欢迎的，而且我认为，正如我上周论证过的那样，这个时候是必不可少的。

94. 我从来没有说过摆在我们面前的仅仅是一个承认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这样表示过。特别是，我们并不从我们以前在安理会上共同作出的任何决定后退。这些决定应全面大力贯彻实行。我还想说，我回忆起我们共同做的工作，特别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当时我们花了许多个星期的时间研究我们所能采取的每一个可能的步骤，每一项可能的措施；我们象我们应该的那样，在充分协商、坦率和谅解的气氛中一起工作。我们研究每一个可能的步骤，每一项可能的措施，并把审议的结果体现在一项广泛的决议〔第253（1968）号〕里。我并不是说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它却是我所能回忆起的安理会的共同行动中最富有建设性的努力之一。

95. 当时我们曾努力把经过有效性试验证明是正确的各种可能的步骤归纳到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决议中去。这就是那时我们所进行的试验；但是我在上周会议上所持的看法是，我现在再重申这一看法，该非法政权非常需要得到承认，而我们的责任就是拒绝承认。不管我们还要做些或说些什么，我们在这个有限的但却是重要的方面所承担的义务是清楚的。我们

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我所提出的论点是：我们应经常力求在一致同意的共同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前进，这才是适当的。

96. 当然，我将乐意象我们几年来所做的那样，对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同安理会的其他代表进行磋商，这是我经常有义务要做的。我肯定地没有争辩说我所主张的步骤是唯一的或最后的步骤。我过去坚持认为，现在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紧急的步骤，一个健全的步骤，一个大家同意的步骤，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我相信，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采取这个步骤。

97. 恩卡马先生(赞比亚)：我认为，在行使我国代表团的答辩权之前，我应表示歉意，因为我要求有此机会对卡拉登勋爵刚才所作的发言中的某些说法进行答辩。在这之前当我促请女王陛下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推翻罗得西亚史密斯政权时，我就知道，女王陛下在这里的代表准会用老一套声明来应酬我。

98. 至少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非洲人和管理国，即联合王国，都毫无例外地承认：史密斯政权是非法的，是强加给津巴布韦人民的，为国际社会所不能容忍。每当我们来到这里多次提出我们认为应如何对付反叛分子以结束在那块领土上的令人讨厌的局面的意见和建议时，我们在安全理事会一再听到说：“哦，是的，我们理解非洲人民的感情，但是我不应采取其后果我们无法预料或以后无法控制的卤莽行动”；或者：“女王陛下政府同样有决心粉碎这一反叛”，要用的是女王陛下代表所说的“逐步的和和平的方法”。

99.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相信我没有记错，女王陛下的常驻代表不久前毫不含糊地企图使非洲相信：安全理事会必须努力实行女王陛下政府所倡议的经济制裁，而避免采取轻率的行动，因为这会有损联合国的声誉，无疑也有损国际社会的声誉。

100. 这些话，不是出自别人，而正是出自那位联合王国常驻代表之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记得他一度辞去了职务以抗议他的政府对这块领土的政策，而今天下午这个庄严的机构所讨论的，就是这同一块领土。正是卡拉登勋爵本人曾呼吁我们非洲人要冷

静，要忍耐，不要仓促采取轻率的行动，而要信任女王陛下政府，要等着瞧。有一次有人甚至告诉我们，制裁是厉害的，南罗得西亚史密斯政权就要垮台，这只是几周内、而不是几个月内的事情。

101. 我毫不怀疑，亚非各国的总理和总统，并确信世界上许多领导人，都曾相信威尔逊首相讲过的每一句话。我现在也可以在这里断言：几乎安理会所有的代表都曾认为卡拉登勋爵在安理会要求忍耐、谅解和冷静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算数的。

102. 在一九六五年，即单方面宣告独立时，我们听到过这样的呼吁。在一九六六年重复过同样的陈词滥调和呼吁。一九六七年又重复过；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又再重复过。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已进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尽管联合王国声称如果给予时间，它的制裁是有作用的，然而不但南罗得西亚的背叛状态安然无恙，而且史密斯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并在去年异乎寻常地繁荣，正如我在上面的发言中指出过的那样，竟然达到了贸易顺差。史密斯政权现在比一九六五年更为牢固了。这就是说，联合王国的立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而非洲人民的担心毫无疑问地被证明是有理由的。

103. 或许一九七〇年不是一个中伤或相互指责的年头；我想，在我刚才发言中，这一点是明显的。一九七〇年一定不要是一个玩弄政治的年头；一定不要是一个中伤或互相指责的年头。

104.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既然联合王国和非洲人都声称在罗得西亚追求同样的目标和同样的原则，那么难道现在不是开始认真办事的时候了吗？如果联合王国和独立非洲的非洲人民，也就是在津巴布韦本地的非洲人民，正在追求相同的原则、相同的宗旨、相同的目标的话，那么我要问：“现在不正是英国人和非洲人坐下来认真地讨论津巴布韦的前途的时候了吗？”我认为，这样一个途径是符合联合王国和非洲双方的利益的。

105. 联合王国和非洲人双方真的都希望消除罗得西亚的反叛吗？联合王国和非洲人双方真的都希望津巴布韦的背叛状态消失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即使现在为时已晚，我们还希望回答是肯定

的——为什么我们不试图对史密斯的叛国罪采取一个更为有效的办法呢？为什么我们不在现在和在这里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保证结束史密斯的反叛呢？

106. 我们试行过经济制裁，谁都不能否认这些制裁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惨。我认为，安理会不需要再有什么东西比胆敢公然宣布成立一个伪共和国这件事更充分地表明史密斯是越来越大胆和顽固了，更不用说史密斯屡次大放厥词说，只要他在世，在南罗得西亚建立一个黑人政权是不可想象的。

107. 在六十年代，联合王国曾呼吁非洲人要有理智和谅解。我们非洲人要问：难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不该是我们非洲人，难道还不该轮到我们，呼吁英国政府老老实实在地重新评价它对史密斯及其仆从的政策的时候吗？我们该用什么语言说话呢？我们还必须开多少次会议才能使英国政府牢记津巴布韦土著居民，一向和现在仍然遭受的那种不堪忍受的痛苦和艰难呢？还要开多少次会呢？

108. 我们要问：联合王国的良心在哪里？人类的良心在哪里？我认为我们有权利这样问。难道津巴布韦无辜的爱好和平的人民为保证获得独立和自由所流的血还不够吗？是不是女王陛下政府等着产生另一个茅茅组织呢？难道它等待着产生另一个民族解放阵线？难道它等待着产生另一个塞浦路斯战士全国组织？难道要等着这类组织在南罗得西亚出现吗？

109. 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有人告诉我们。除了英国人重视的仅仅是他们的财政利益和他们那为数二十万的亲族同宗之外，我们非洲人不能理解英国对罗得西亚口是心非的搪塞政策；我们不能理解它。我们认为十分难以理解这个政策。如果联合王国和独立的非洲国家都在追求同样目标、同样目的，那么为什么联合王国看来却正采取同国际社会所要求的以及我们独立的非洲国家所要求的截然相反的政策呢？我认为我们更多了解南罗得西亚的局势。我们的罗得西亚兄弟今天所经受着的，正是我们出席这次会议的独立的非洲国家过去经受过的。我们有权威能够这样说。

110. 在英国政府人士中也有一种倾向，认为在南罗得西亚的非洲人民的忍耐是无限度的，并认为史密斯军队是如此强大，所以非洲人永远不会觉醒起来保

卫他们的国家并重新获得他们的权利。这显然是一种危险的理论，因为在过去几个世纪，这种理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今天在全世界它也正被证明是错误的。环顾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武器的火力多大，我再重复一次，无论武器的火力多大，都不能够阻止人民为理所当然属于他们的东西而战斗并作出牺牲。我们知道不但在南罗得西亚，而且在仍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南部非洲的其他领土上，非暴力的领导被取代的日子是会到来的，即使现在还没有到来。它将要被取代，因为那些被压迫地区的人民意识到，英国人对理性的语言无动于衷。他们对雄辩的论据无动于衷。他们懂得的和理解的只是暴力的语言。非洲统一组织一想到这样的日子到来时会发生什么事，就不寒而栗。这一切定将发生，因为历届英国政府放弃了它对这个受尽争斗折磨的地区责任。

111. 在现阶段产生了一个重大问题。英国如果仍拒绝履行对五百万津巴布韦非洲人民的义务，更不用说拒绝履行对数千万的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和纳米比亚的非洲人的长期的义务，难道非洲的独立国家还有理由把英国自称对它们的友谊当成真的吗？英国说它对我们独立的非洲各国是友好的，难道我们能真的相信吗？在人类最悠久、最丰富的一种语言中，有一句合适而又智慧的格言。这就是一句阿拉伯语的格言：“如果仇人把你的兄弟弄去吃便饭，他就必定会把你弄去吃大餐。”在我们已试行过开头对我们提供的可能的选择，即谈判和制裁之后，如果英国政府还顽固地蓄意拒绝采取对它提出的唯一的选择办法，即使使用武力，那么，我们非洲独立国家一定会得出什么结论呢？那些支持和理解我们的事业的人一定会说些什么呢？难道我们应该不管英国在那里踌躇不前、耍两面派而继续信赖英国在南非的政策是诚恳和老实的吗？英国狮子的牙齿突然出了什么问题了呀？这只狮子曾经把敢于在印度、塞浦路斯、肯尼亚、苏丹、加纳、赞比亚以及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要求平等、兄弟般的关系、正义和民主的人们吞掉。假如你宣布平等、正义、兄弟般的关系和民主的原则，英国狮子就把你吞掉。最近，一个明显的事例就是安圭拉。那里的人民——六千黑人——试图表达他们的愿望。可是结果怎么样呢？英国狮子就在那里把他们镇压了。

112. 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来提出这个问题。假定津巴布韦黑人领袖乔舒亚·恩科莫和恩达巴宁吉·西索尔真从女王陛下政府手中夺得了政权，断然不承认女王的权力，难道哈罗德·威尔逊首相还会应用曾制止他和他的工党对南罗得西亚的反叛分子使用武力的同样论据吗？这就是问题所在，而且是一个中肯的问题。如果恩达巴宁吉·西索尔和乔舒亚·恩科莫果真做了与史密斯及其仆从现在正在做的同样的事，威尔逊首相会使用那种阻止他对罗得西亚的反叛分子使用武力的同样论据吗？我认为我们有权知道。我是赞比亚人，赞比亚同罗得西亚接壤，因此我不但要懂得，而且还要更为深切理解这个问题。我确信这种性质的具体问题要由卡拉登勋爵作出一个很简单而又直截了当的答复。至于在我们方面，只能说，工党自一九六四年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起码是使人失望并深感遗憾的。如果我说许多曾在英国留学的非洲学生当时是高度评价奉行有远见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工党，而且甚至也相信一旦工党接管唐宁街十号，它就会实行同它那项公开宣布过的解放世界被压迫的下层社会的人们的纲领相适应的政策，这样说并不是泄露秘密。事实上，当我在这里的同事姆旺加大使和我自己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就因为真诚地相信它的社会主义原则曾为工党工作过。我遗憾地说，我们过去为该党工作了。今天看来，那些不曾为该党工作的人，正在享受着我们劳动的成果。我们当时的信仰是大错特错了。把工党和保守党人相比较，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保守党较为好商量，较为现实。这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在保守党执政时有较多的亚非殖民地得到了实行多数人统治的独立。一当工党掌权，就开了倒车。我希望我的话将受到恰当的理解。我并不是说保守党不是反殖民主义的，也不是说保守党在殖民地从来没有屠杀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相反，它对亚洲和非洲犯下了许多罪行。但至少它终于承认了它已无能为力阻挡和控制变革之风。它承认了它无能为力控制那横扫非洲大陆的变革之风。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过去能够公开承认这一点。

113. 此外，保守党人曾有足够的勇气承认他们的错误，并竭力做得好些。因此，当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联邦前总理罗伊·韦伦斯基爵士竟敢把这个联邦

改为自治领的时候，当时任联合王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丝毫不含糊地决定在肯尼亚只部署两架喷气式战斗机。这就成了：只是两架喷气式战斗机——而不是一百架、一百万架，只是两架。那就挽救了局势。罗伊·韦伦斯基软下来了。他明白，如果他再干下去，就会面临一大堆麻烦。

114. 现在我们要问：在南罗得西亚这个问题上，威尔逊先生为什么不能照此行事呢？他为什么不能呢？英国人民变了吗？是老一辈死了，新的一代来了吗？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请告诉我们。我相信，曾经理解过麦克米伦和象伊恩·麦克劳德那样杰出的反殖民主义者的同一英国人民，是会赞成他反对反叛分子的行动和政策的。

115. 使人感兴趣的是：虽然史密斯夺取了政权，威尔逊却没有起码是威胁地说要采取行动。当我们说，威尔逊先生应该只不过是威胁地说要使用武力，而不是使用了武力；只不过是威胁地说要使用，我们的这个要求是不是过分了呢？如果这是过分的话，那么我们就说，至少威尔逊先生应该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前对即将到来的反叛保持沉默。他本应最好保持沉默——到底是最好还是最坏，我不知道。但他本该保持沉默。可是他干了什么呢？他宣布，即使伊恩·史密斯及其仆从在罗得西亚单方面宣告独立，他也不会使用武力；这就给反叛分子开了绿灯，让他们宣布反叛。他就是这样说的。甚至在单方面宣告独立之前，威尔逊先生说过，如果这样做，他不准备使用武力。对此，许多非洲人的情绪一直未能平静下来。许多非洲人——独立国家的非洲人——对此始终愤愤不平。

116. 威尔逊先生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同意说这是一种出于无心的错误；我们不能同意。我们不能同意说这是威尔逊先生出于无心的政治错误。我认为有两个理由不能接受这个说法。第一，我们知道威尔逊先生是这样精明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他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他不可能因出于无心而犯这种错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点排除了。

117. 我们非洲人不相信这是个出于无心的错误，还有第二点理由。我希望有人告诉我，自从发表

了那项声明以后，威尔逊先生有没有表示过后悔或撤销这一声明。他有没有呢？我们曾注意各种不同语文的报纸，可是完全没有看见他这样做。如果这是一种错误，威尔逊先撤销他的声明了吗？再者，如果这是要求得过分，他曾对声明表示过后悔吗？就我们所知，并没有过这种情况。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威尔逊先生是知道他说的是什麼，也知道他做的是什麼。他要给南罗得西亚反叛的白人开绿灯。

118. 我重复一下我的问题：如果反叛是恩达巴宁吉·西索尔或者乔舒亚·恩科莫搞的，威尔逊先生会做出什麼来呢？我的论据仍然有效；我认为这个论据是很合逻辑的。我不是自我表扬，但我认为从逻辑上说那是很明显的。

119. 看来，津巴布韦人民现在除了为他们的自由和独立而战，别无选择。这是我们非洲人所能得出的结论，因为联合王国不准备承担它的责任。在英政府有能力和有权力粉碎罗得西亚的反叛时，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真有必要竟要死在一小撮不顾一切的小丑手上吗？这有必要吗？英国为什么不能从它过去的丰富的经验中学到，没有什么更大的力量，没有什么武力可以永远压制人民对自由和独立的要求？为什么它不能从这种丰富经验中吸取教训？它有过许许多多这样的经验。为什么它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呢？我们并不认为这是问得太过分了。我们要知道。

120. 我们想请卡拉登勋爵置身于我们的境地。假如他象我一样是个黑人，他对罗得西亚的反叛会怎么办？他会不会说：“事情已经发生”，就两臂合抱，把这回事置诸脑后？他还会不会说：“算了吧；这事已发生了；正义算不了什麼；平等算不了什麼；说什麼人权，民主；平等更算不了什麼？”我们怀疑他不会这样做。

121. 使人感兴趣的是：尽管历届英国政府对黑人和亚洲人民犯下了这么多罪行，但独立的亚洲和独立的非洲对英国人民本身一点也不怀恨。我们一点也没有怀恨在心。我有幸在此时此地明确地指出，尽管他们干下了这一切，可是我们同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有着最好的关系。难道这还不足以表明罗得西亚的黑人并不要求把白人赶下海去吗？他们甚至不要求把史

密斯绞死。他们只是要求他们的权利——平等、自由、民主。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一切。这太过分了吗？真的过分了吗？

122. 史密斯现在正忙于对津巴布韦的土著居民和那些真诚相信种族平等、正义和自由的人们，进行残暴的犯罪活动。

123. 联合王国的良心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难道现在不是英国公开吐露真情的时候了吗？事情的真相是在获得了独立的领土上，英国的利益得到了更好的满足。英国是知道这一点的。同样原理也适用于罗得西亚和南部非洲其余部分。让英国给予罗得西亚独立吧。让英国帮助津巴布韦人民获得独立吧。

124. 我们毫不怀疑它的国家利益会得到更好的满足。现在在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加纳、塞拉利昂、冈比亚、斯威士兰、博茨瓦纳、赞比亚以及在无数其他国家里，它的利益都得到更好的满足。

125. 我们对居留在我们这些国家的英国侨民做了些什么事情呢？除了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之外，没有别的。我们象对自己的兄弟一样地欢迎他们。我们独立的非洲和独立的亚洲的人认为，人并不是根据其皮肤、根据其肤色、根据其信念、也不是根据其种族或出生的地点来得到评价的。依我们看来，这些都无关重要。这就是亚洲人和非洲人之所以经常微笑着、大笑着和歌唱着的原因，而我们的敌人却以为我们是白痴和蠢材。我们并不是白痴和蠢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126. 我说过，在独立的非洲人和独立的亚洲人获得自由之前，殖民大国联合王国曾用过各种各样的名字来骂他们。骂他们是共产党人；是野蛮人；是杀人犯；是未开化的人；是粗野的人等等。非洲人民曾试图耐心地说明他们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是有尊严的男人和妇女，并不要求英国流血，他们要的只是他们的人权。

127. 今天，同一个英国政府认识到，过去这样想是错误的。为什么它不能把这种认识扩展到罗得西亚呢？为什么？我们要求卡拉登勋爵要公平对待我们非洲人。我并非要求联合王国把一块英国的土地给我们。我们要求联合王国做的，只是帮助罗得西亚被压

迫的黑人居民重新得到独立和自由。我认为，现在该是时候了，让我们老老实实地说：甜密的语言、动听的滥调和好听的宣言都是不适宜的。我们象其他的民族或种族一样珍重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所要求联合王国的，确实并没有超出它的能力和它的财力所办不到的。

128. 我认为，既然我被非洲统一组织从远道的非洲派到这里来，我应清楚地阐明非洲的立场，使人们不再有任何理由产生怀疑。这样，在我离开的时候，

我便能够报告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我要强调，非洲人民并非仅仅要求谴责罗得西亚宣告成立共和国的地位。这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反叛。我认为管理国正试图把这一点掩盖起来，而安理会的责任就是不容许联合王国这样做。

129. 主席先生，我讲了这些话，感谢你容许我表达受苦受难的非洲的意见。

下午六时零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